何北山先生遺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何北山先生遺集

何基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何北山先生遺集序

金華理學呂成公開之繼之者何王金許四先生也王有魯齋集金有仁山集許有白雲集余皆刊入金華叢書獨文定遺集四庫既未收其書卽私家收藏各目亦未著錄按宋史載基文集三十卷金華縣志及婺志粹載北山集十卷今均未見壬午秋養病多暇命兒輩檢輯羣編得文定序一考一箴銘三論一書三辭牘三五古二七古三五七律三首五七絕十四首讀朱子齋居感興詩評語十九則釐爲三卷附以王文憲之贈序金文安之壽詩及歿後之謚命行狀祭文挽詩綴諸卷末刊而列於四先生文集之中雖一班初見全豹未窺嘗鼎一臠咸知美味將見上接中原文獻之統下開後學關閩之傳非僅余一人之幸實千秋萬世之幸也倘海內博學之士復見集外遺文手鈔郵寄謹當續刊俾成完璧尤爲深幸書此以竢光緒八年九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何北山先生遺集目錄

卷一

繫辭發揮序
孟子集註考
魯齋箴
潛夫井銘
蒲圻周令君銘
與誠齋陳公論先天後天圖
與門人張潤之書
又
又
辭牘
又
又

卷二
五古
暮春感興
七古
題定武蘭亭副本
老菊次時所性韻
五言律句
和會之往拜船山先生至大安中途迷道自警詩
七言律句
送淮西左憲知黃州
五言絕句
寒夜寄友
七言絕句
春日閒居
法清寺水珠呈杜季高
和吳巽之石菖蒲
西山孝子吟
春晚郊行
夾竹梅

寬兒輩
送王敬嚴江東都憲 三首
題徐伯光眞
卷三
解釋朱子齋居感興詩二十首
卷四 附錄
繫辭發揮後序
北山之高壽北山何先生
何北山先生行狀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跋北山遺跡
祭北山先生文
再奠北山先生文
挽詩 三首
雜詩 三首
繳回太守趙庸齋照牒

宋王柏
宋金履祥
宋王柏
宋王柏
宋王柏
宋金履祥
宋金履祥
宋金履祥

二月丁亥與諸友奠何先生畢退遊北山智者寺書二十八言　宋金履祥
宋謚先生文定誥　元脫脫等
何基列傳　元吳師道
何文定公實錄　元吳師道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明劉蒧
何文定公祠堂記　明鄭柏
何文定公傳　明吳之器
何文定公傳　國朝王崇炳
何文定公傳　國朝張蠶
何文定公傳　國朝程開業
何北山先生正學編序　國朝鄭遠
遺事　國朝黃金聲
何文定公傳　國朝盧標
何文定事蹟　國朝盧標
何文定弟子

何文定著述
何文定里居祠墓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一

宋何基撰　郡後學永康胡鳳丹編輯

繫辭發揮序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蓍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捨是則無以爲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在昔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倣蓍策自然之變。作爲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吉凶悔若指塗云爾。至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卽卦象之所值。依卜筮以爲訓。俾之觀變玩占。避凶趨吉。以爲處己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觀其爲書。廣大悉備。冒天下之道。變通不窮。盡事物之理。然其於易道之根源。義理之精蘊。未始數數言也。迨夫世變日下。易之爲用。浸淫於術數。故夫子十翼之作。始一以義理言之。而不專求之象數占筮之間。是固因俗啇漓。爲教不得不然也。然聖人之書。本末不遺。而顯微無間。極深研幾。固以爲開物成務之方。洗心藏密。亦豈忘與民同患之志。今觀大傳之篇。高極於陰陽變化之理。精究於性命道德之微。雖其閎遠蘊奧。未易窺測。然而細研之。則亦莫非象數之深旨。與夫占筮之妙用。至所謂君子居則觀象玩辭者。則又使人雖平居無事。亦得以從容玩釋。卽燕閒靜一之中。而自得夫齋戒神明之用。推之日用云爲。有不待列蓍求卦而占

自顯者。視義文之易。其爲教益備。爲用益廣。爲理益精耳。紫陽子朱子。自少玩易。盡洗諸儒之曲說。而獨得四聖之本心。謂易本爲卜筮而作。故觀爻象者。要當深探占象之精意。而不必強合以外來之義理。至夫子大傳。雖曰發天之蘊。莫非極致。然亦不過窮象數之本原。括卦爻之凡例。若其微辭奧義。則又曲暢旁通。因而及之。故其言曰。周子通書有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以是觀之。經文主於占象者。畫卦以示之精也。大傳詳於義理者。因卦以發之蘊也。其說的確簡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始愚讀大傳說卦諸篇。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而說者類皆汗漫不精。渙散無統。及得朱子本義之書。沈潛反覆。犁然有會於吾心。洙泗微旨。乃可得而尋繹。然其詞尚簡嚴。未能盡達也。因徧閱文集語錄諸書。凡講辯及此者。隨章條附於本義之後。首尾畢備。毫析縷解。疑義罔不冰釋。標白朱子繫辭發揮。因藏之笥櫝。以備遺忘。畏齋王君。用功程傳。頃以精本刻梓盱江。謂大傳未有善解。見愚所編發揮。愛之不釋。已刊之家塾。蓋將融會二先生之書。以求經傳之深旨。書成。復俾基題識其首。乃本朱子論易之意。僭述梗槩。與同志共焉。至若朱子指示所以讀繫傳之要旨。已具見於綱領。茲不贅敍。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孟子集註考

張子所謂虛者。不是指氣。乃是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爲虛爾。以下面合虛與氣證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而道因可得而見。蓋虛底物事在

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蓋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至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因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者。非謂性中有理。又有氣。不過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爲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太極二五。有則俱有。固非昔離今合。但兩事分開看。則有以見其合爾。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爲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嘗謂其說得甚精。但辛苦耳。證得孟子此章。卻是分曉。

魯齋箴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既爲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何某子恭父作箴揭之。某謂王子非魯者也。而自以爲魯。豈不以昔者曾子之在孔子見謂爲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曾氏之功也歟。其志可謂遠矣。乃爲之箴曰。

惟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成其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曷開其明。曷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於魯。實學之績。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辯聖門。是纖是悉。戰戰兢兢。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質之偏。則懲則克。

義理之微則辯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是述人十己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於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侑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潛夫井銘

井道之成功在上出既潔既甃斯可用汲體常用周繘井之德勿慕有孚是謂元吉射鮒與禽井道幾息渫而勿用井則何失我卜斯井寒泉之食匪惟食之亦以觀德惟泉有源其來罔極惟德有本其進無斁我泉日新我德日益相彼井矣爲吾之則井泥斯廢心茅則塞我作斯銘井陰是勒有不潔修明神其殛

濂洛風雅

蒲圻周令君銘

十室之邑有民有社可以行志可以宣化胡彼不仁謂邑爲債貪斤暴斧椎剝是怯恂恂周公冰雪自清循良之績與世作程靈山之原其楹彌千萬年德人之塋濂洛風雅

與誠齋陳公論先天後天圖

文王序卦其次第必當有說但今不可得見雖先天有圖可以倣倣然先聖後聖各有規模必不規擬畫圖也先天法象自然不勞安排而無所不合所以爲妙後天圖雖可倣此布置但妨礙處多只如十二辟卦已不復有次第今止可略見大概足矣

與門人張潤之書

某於鄉使者之饋。概不敢受。朋友有以孟子幣交而受爲言者。某謂孟子不見儲子而受其幣。此必當時自有此禮。在今日實難引用。蓋其鄙性。自幼不喜人財物之遺。有欲以此爲意者。必作道理避去。守此愚見。以迄於今。今不欲無故破戒也。近來號爲卓犖者。往往挾古人之似而爭以謀利。於辭受間全不知辨。吾人不少反其鋒。何以自拔。而少救其弊。

又

理者。乃事物恰好處而已。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者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而大學所謂至善。亦是此意。自古聖聖相去。率數百年。而謂自是傳之者。都是做到此耳。

又

自古聖賢。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謹謹畏畏度一生。做得如此。

辭牘

照對某年月日。伏准省劄。備奉聖旨。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者。公朝錫命。下逮邱園。推前代之曠典。資末學之遐踪。此聖時特異之舉。所以風勵天下。益廣文明之治。甚盛德也。顧某何人。可辱此。靖惟某少受學勉齋黃先生。授以紫陽夫子之傳。自此服膺講習。辛勤探索。每媿天分不強。年齒浸暮。義理之蘊奧難窺。師友之淵源日遠。汲汲欲自修分以內事。以是與世幾成隔絕。故非竊隱逸

之行以爲高也。今者特旨自天而降。授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書院講席。聞命徬徨。莫知攸措。惟是辭受之宜。所當揆事度理。敢用殫控。冀蒙鈞察。某聞君子之學。固有體用。要必眞有可以及人。然後出而任私淑之責。曩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矣。每至而每辭之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恝然於先。而幡然於後。卻其虛名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廉恥一事。在吾道中固非深奧。爲士者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尙不知守。而能明師教以淑人心乎。夫下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聽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重念某稟資素弱。自少卽苦羸疾。常以安澹泊。薄滋味。絕意世營。庶幾得保暮景。今年幾八十。龍鍾盡見。多動則暈。多言則喘。自度決無有以上稱公朝之屬望。徒切歉然。此一人辭受之至情也。合二者言。前之所陳於義則爲重。後之所陳於情則爲切。銜戴雖深。稱塞何有。凜凜震懼而已。夫豆區鍾釜之細。稍知恥者尙不敢輕受。而況朝廷名器之重乎。明知其不可當而冒承之。已固忘其恥心。寧不上辱朝廷之命乎。所有省劄。謹用附本州繳中。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庶使山林賤士。識分安身。實涵養之賜。

又

照對。某恭准尙書省劄子。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其史館校勘。繼頒御筆。兼崇政殿說書者。靖念某山林賤士。學術暗淺。不自意名徹公朝之聽。昨准省劄。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嘗控瀝忱赤。力申辭免矣。今茲聖君踐祚之初。考證訪落之典。延登俊乂。繼序思不忘。而史館紬書。經帷勸講。首資草茅一介之士。此聖世累朝不數見之典。前輩大儒猶懼弗克稱者。顧某平

凡陋質。踪跡不出鄉閭。蒙先皇帝採取於世俗所共棄。崇奬於夢寐所未嘗。雖自揣不勝而終辭。然銜戴恩德。震讋榮寵。常恨無一髮可以報効。忽聞導揚永命。某與扶杖老癃。同一痛割。而幸嗣聖當天。萬物咸覩。苟有才長。足堪自竭者。將亟從謳歌來歸之後也。綸命下頒。特恩踵至。視昔宦任。益踰分涯。重念某齒幾八十。多病侵尋。行步莫任支持。舉動類多顛躓。雖在鄉黨。以此亦終歲艱出。而可使勉強於朝廷之上哉。惟有確控所懷。以冀從欲之仁。伏望公朝亮其陳情。始終非僞。免致薦頒督促之命。益重至再違戾之誅。幸甚幸甚。

又

照對。某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恭惟尚書省劄。備奉聖旨。除某史館校勘。繼頒御筆。兼崇政殿說書。惟某少日。獲親有道。篤意修學。而一向養疴林壑。無復當世志。及茲歲暮。衰頹滋甚。步履每藉扶持。耳目久成昏瞶。以此多在床榻。筆硯書册。動成委棄。經帷史館之職。實難勝任。昨已具牘披露忱赤。意謂公朝察其不得已之眞情。念不可強之痼疾。特爲敷奏。許其辭免矣。近於八月二十三日。迺復被堂劄。致勤玉音之丁寧。且俾邦侯之勉諭。明命赫然。罔知所措。重念某山林賤士。學識無取。既蒙先皇帝舉累朝之曠典。欲起布衣韋帶之中。而聖天子於訪落初政。又特欲處於廣廈細氈之上。此實書生之殊遇。學者之至榮。況某蚤受父師之教。粗識君臣之義。苟有寸長。可見豈不欲勉強趨班。罄竭愚衷。伸一髮之報。其奈某年益窮。病益夥。只如近者忽患血熱之毒。幾不自存。倘使扶笻前趨。必致顛踣塗路。反爲朝廷之辱。惟公朝

俯賜矜原特許終辭得以養疴待盡免致煩瀆天聽益重其罪實拜生成之造惟是仰負大化不勝惶灼恐懼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二

五古

暮春感興

郊原春向深。幽居寡來往。和風日披拂。淑氣徧萬象。草木意欣榮。禽鳥聲下上。靜中觀物化。胸次得浩養。緬懷浴沂人。從容侍函丈。舍瑟自言志。宣聖獨深賞。一私盡消融。萬理悉照朗。其人不可見。其意尚可想。我生千載後。恨不操几杖。春服雖已成。童冠乏儔黨。安得同心人。詠歸嗣遺響。濂洛風雅

和吳巽之石菖蒲

菖蒲綠茸茸。偏得高人憐。心清境自勝。何必幽澗邊。節老葉愈勁。色定枝不妍。堂中賢主人。與汝俱蕭然。豈不與世接。自遠塵俗沾。金華詩粹

七古

題定武蘭亭副本

文皇命殉昭陵土。蘭亭神蹟埋千古。率更楊本勒堅珉。鑾帝歸裝留定武。薛家翻刻愚貴游。舊本和龕歸御府。煙塵橫空飛渡河。中原荊棘交豹虎。維揚蒼蒭駕南轅。百年文物不堪補。紛紛好事競新摹。傾敧醜俗亡遺矩。如今薛本亦罕見。鬚髯典型猶媚嫵。清歡盛會何足傳。右軍他帖以千數。託言此筆不可再。慨

然陳迹與懷語。今昔相視無已時。手掩塵編對秋雨。瀟瀟風雅

西山孝子吟

君不見東京茅季偉。布褐躬耕具甘旨。烹雞饋母供晨羞。卻辦草蔬爲客禮。北州高士郭林宗。一見驚嗟不能已。又不見唐朝董邵南。窮居行義無與比。朝耕夜讀養雙親。孝格天翁降祥祉。一時好事昌黎公。爲作啓詩歌盛美。兩君制行固已奇。姓名自足垂千祀。更有高賢爲發揮。至今赫然在人耳。幾年見說西山汪信義。當時表閭里。只今家雖四壁空。卻有賢孫祖風似。力田養親孝行高。千載董茅同一軌。子然隻影無妻兒。手自耔耘供滫瀡。乃翁喪明三十年。膝下承顏不離跬。三時但務親耕鋤。一日何曾入城市。朝朝敬問衣燠寒。旦旦謹察食豐菲。一畦早韭登春盤。五母黃雞薦秋黍。盡心自足爲親歡。豈必三牲八珍侈。謹身百不貽親憂。父子熙熙和氣裏。翁目雖瞽翁心怡。八十龐眉反兒齒。邇來餅粟頗不慳。積善固宜天相只。鄉閭詠嘆同一聲。養志如君能有幾。人有詩書君未學。我謂如君眞學矣。孝弟是乃百行先。爲仁每必從此始。世人有親不能養。浪著儒冠誠可恥。何如汪君貧窶中。卓然合此秉彝理。拱辰山人孝義家。冰鑑可與郭韓擬。聞君之風喜欲顛。揮灑龍蛇忽盈紙。諸君自感聲氣同。雜以清商間流徵。既經名勝文發揚。一日傳誇滿桑梓。我雖病倦愧不文。亦作長謠紹貂尾。安得是邦賢使君。特爲輩牋啓丹扆。嵇嵇雙表旌高門。題作西山汪孝子。名配此山長不窮。來者人人爲興起。同上

老菊次時所性韻

獨步東籬餐落菊。一幅烏紗漉浮玉。悠然謝客欲醉眠。懶拾枯枝炮脫粟。靖節先生骨已寒。回生何必須神丹。紫陽一字冠青史。名節恃此安如山。義熙一去知幾變。金鈿翠葆猶年年。我生因循顛已華。甚矣今年脫左車。嘲紅弄綠少時態。歲晚相對惟寒花。雨荒深院黃金盡。誰謂顏色埋塵沙。高風雅致隨遇見。簪外玉立橫枝斜。同上

五言律句

和會之往拜船山先生。至大安。中途迷道自警詩。

審問方知道。冥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嶔巇。浪謂途言惑。先由己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

金華詩錄

七言律句

送淮西左憲知黃州

日向庭闈綵服趨。天邊忽下紫泥書。分銅既佩諸侯印。衣繡仍登使者車。萬竈雖猶須宿飽。九州鴻雁要安居。笑談了卻公家事。指日催歸侍玉除。瀟洛風雅

五言絕句

寒夜寄友

月色窺人冷。梅花何處香。遙思棲隱客。高嘯白雲鄉。金華詩粹

七言絕句

春日閒居

輕陰薄薄籠朝曦。小雨斑斑溼燕泥。春草階前隨意綠。曉鶯花裏盡情啼。濂洛風雅宋詩紀事

春晚郊行

村煙澹澹日沈西。岸柳陰陰水拍堤。江上晚風吹樹急。落紅滿地鷓鴣啼。濂洛風雅

法淸寺水珠呈杜季高

壘石爲山已浪呼。小球戲水更名珠。世間何事非虛假。還值先生一笑無。同上

夾竹梅

不染世間兒女塵。任他桃李自爭春。也應高潔難爲對。獨有修篁是可人。同上

寬兒輩

丈夫何事怕飢窮。況復簞瓢亦未空。萬卷詩書眞活計。一山梅竹自淸風。同上

雜詩

一敬由來入道門。須臾不在便非仁。直須認取惺惺法。莫作回頭錯應人。

善惡分明雖兩歧。念端差處只毫釐。怕將私意爲天理。所以先民貴致知。

聖門事業遠難攀。立志須同古孔顏。井不及泉猶棄井。山如虧簣未爲山。同上

送王敬巖江東都憲

囊帷不憚暑天長。少試平生活國方。吏蠹民寃盡梳洗。要令枯旱變豐穰。

獄情微曖自難明。著意平反或失平。生死兩無纖芥恨。考求須盡察須精。

功夫眞處在持操。外澤中乾亦謾勞。獨探聖言求實用。豈同末俗爲名高。同上

繳回太守趙庸齋照牒

閉關方喜得幽棲。何用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同上

題徐伯光眞

舞雩春服浴沂侶。社飲衣簑學稼翁。可士可農隨地樂。此心無處不春風。同上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三

解釋朱子齋居感興詩二十首

朱子自序云．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也．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儆．且以貽諸同志云

崑崙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犧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右一章　何北山曰．此章當作三節看．然首尾只一意．首四句言盈天地間別無物事．一陰一陽流行其中．實天地之功用．品彙之根柢．次六句言伏羲觀象設卦．開物成務．建立人極之功．末二句周子立圖著書．發明易道．再開人極之功．無極翁只是舉濂溪之號．猶昔人目范太史爲唐鑑翁爾．此篇只是以陰陽爲主．後面諸章．亦多是說此者．而諸說推之太過．蔡仲覺謂此篇言無極太極．不知於此章指何語爲說太極．況無極乎．太極固是陰陽之理．言陰陽則太極已在其中．但此篇若強揑作太極說．則一章語脈．皆貫穿不來．此等言語混漾．最說理之大病也．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儵忽鑿混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語出莊子．

右二章　黃勉齋曰兩篇皆是言陰陽但前篇是說橫看底此篇是說直看底所謂橫看者是上下四方遠近小大此氣拍塞無一處不周無一物不到所謂直看者是上自開闢以來下至千萬世之後只是這个物事流行不息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嘆息將安歸

右三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凝冰焦火則喜怒憂懼不常之心也淵淪天飛則奔逸不制之心也皆氣之所爲孟子所謂放心也惟聖人之心能自爲主宰如元化之能宰制萬有故曰秉元化也昔人謂氣爲馬心爲君心之出入蓋隨氣之動靜如乘馬然故曰乘氣機惟心君則能爲之主宰政事此之謂動靜體無違此體字如以身體道之體蓋其一動一靜此心無不醒定不曾離這腔子內此之謂體曰無違者謂雖動靜萬變而無少間斷也惟其靜而常能體之故和順積中見面盎背如玉潤山珠媚川也惟其動而常能體之故神完思清明無不達而能燭九垓徹萬微也如此豈復有前二者之患然此聖學也自世教非古沒一世于詞華利欲之塗聖賢傳心之要雖具在方册而棄爲塵編曾不顧省于斯時也有志于道者將安歸乎此所以重發紫陽之嘆息也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朵頤妍姿坐傾國奔趨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周穆王西巡狩忘歸徐偃王僭號穆王長驅歸周命楚伐徐又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邪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

右四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至爲虛靈．萬理畢具．酬酢萬務．經緯萬方．孰非此心之妙用．自應役萬物而君之．今反以徇欲之故．此心不宰．坐受耳目鼻口四肢衆形之役．而不自覺．飲食男女．固欲之大．然凡物之可喜可好者．亦悉爲化誘．奔趨馳騖．無有止息．穆王車轍萬里．肆其侈心．幾至亡國而後已．看得前章是言至人盡性．此心不放而常存．故其妙至于光燭徹微．此章是言衆人徇欲．故心常放而不收．其究至於亡國敗家．猶所不顧．此其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其端甚微．只在一念放收之間．此道心所以爲微．人心所以爲危也．古之君子．所以一生戰戰兢兢．至啓手足而後知免．蓋以此也．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嘆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右五章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董卓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當塗．謂魏也．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昭烈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右六章

晉陽啓唐祚．隋末．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太宗與裴寂取宮人私侍高祖．劫以起兵．太王明紹巢封．太宗殺巢刺王元吉．以其妃生子明．遂以爲其後．垂統已如此．繼體

宜昏風。慶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高宗武后。本太宗才人）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仁傑（東）張之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右七章　何北山曰。五章至七章。皆是爲溫公通鑑而作。蓋此詩其首二章。是說陰陽造化。一經一緯。次二章是說人心一善一惡。論其次序。便當及于經世之事。而古今治亂得失。具于史册者。獨溫公通鑑一書。最爲詳備有法。然溫公此書。欲接春秋。而一時區處。猶間有未盡善者。如此詩三章所指之失。蓋其節目之大者。五章言託始之意。失于先幾。蓋自胡致堂發之。而文公亦謂其然。嘗具其說于綱目矣。然猶可也。至如六章七章所指。乃君臣之綱。天經地義。萬世不可易者。今乃出帝室之胄。而以鬼蜮篡賊。接東漢之統。去嗣聖之年。而以牝雞淫婦。亂唐室之緒。此則大失。豈可以爲訓誡。故朱子深爲溫公惜之。而再修綱目之編也。但以溫公盛德。素所尊敬。雖咨嗟嘆息。而常婉其詞。如言帝魏歸罪于晉史。而望後賢更張。則所以望公也。既不能然。則嘆無魯仲連以致悲傷之意。又如紀武氏事。罪歐公以周紀亂唐經。而美范太史能削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且歲書帝在房陵。謂其得春秋之二三策。而其說受之伊川。溫公書武氏於通鑑。亦不能改六一翁之舊。此義伊川亦嘗言於溫公。況范氏實隸修通鑑局。分管唐史。此義未有不陳于溫公者。但公自不以爲然爾。此皆朱子至不滿於溫公言外之意。但其言甚婉切。人不知爲通鑑而發。

朱光偏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原。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右八章　何北山曰。首四句言天道消長之幾。次四句言人心善惡之幾。蓋天地只有一個陰陽。無物不體。無不自人身上透過。故人身氣機。實與天地同運。故君子於陰陽初動之時。自當隨時省察。以盡閑邪育德之道。惡則不忽于幾微而絕之于早。善則養于綿綿而充之使大。是以月令于冬夏二至。皆有掩身齋戒之文。夫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然後心地清明。有以燭乎善惡之機。而早爲之所。庶幾陽明日盛。而德性益周。陰濁莫乘。而物欲不行耳。至于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用金柅之剛。以止柔道之牽。此又聖人贊化育之事。此篇亦爲在上君子言之。故自吾一身以及天下事物。于陰陽交際之間。莫不盡其扶陽抑陰。長善遏惡之道也。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右九章　何北山曰。上章言人身與天地同運。而常欲扶陽抑陰。此章言人心與辰極同體。而常欲以靜制動。兩篇皆說陰陽。亦皆是爲在上之君子言之。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嘗師。刪述存聖軌。

右十章　何北山曰。此章明列聖相傳心學之妙。惟在一敬。仲尼刪述詩書。以存聖軌而垂法萬世者。其要只此一字。

吾聞庖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右十一章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伊川先生晩居伊闕龍門之南。

右十二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備于六經。自厄于秦火。又汨于經師。而其文字亦且錯亂乖離。如易之易置圖書。委棄象學。詩書以陋儒之小序冠之篇端。以亂經文。禮樂則散亡幾盡。春秋亦多亥豕之訛。此其簡編尚且闕謬如此。又況道之精微乎。正如瑤琴寶匣。器雖在而絃已絕。其意且不復傳。將奈何哉。我今欲理其餘韻。亦幸程叔子于此嘗表章條理。深探精思。以續洙泗之絕響。其遺音今幸未泯。此固紫陽之謙詞。然其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故訂正四古經。詩書則斥去小序之陋。而求經文之正意。易則還古易篇第之舊。而義主占象。以窮羲文之本旨。禮樂則求其合者。而有經有傳。至于精研龍門之微旨。以上接魯鄒之正傳。自濂洛開端以來。其汎掃廓大之功。未有尚焉者也。

顏生躬四勿。君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右十三章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右十四章　何北山曰。此章大旨。只是太極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然其主意。是爲鑿智而發。

王魯齋曰。此嘆先天太極圖之傳。出于口者。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偸生詎能安。

右十五章　何北山曰。生則有死。天道之常。人但當順受其正。今神仙家遺棄事物。遁跡雲山。苦身修煉。以求不死。所爲雖似淸高。究其旨意。只是貪生怕死。逆天私己。豈是循理。程子曰。此是天地間賊。蓋輕身以俟死者。聖賢所以立命也。保煉延年者。道家所以偸生也。又豈有賢者而肯爲此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淩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事趨。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右十六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釋氏。始則妄談因緣。痛說罪業。卑淺其論。以誘動愚下之聽。及其久也。又直指心性。肆講空無。閃遁其辭。以惑高明之人。但其言善幻。莫可窮詰。流傳千載。愚者則劫其罪福。

而陰奪其生養之資。智者則貪其捷徑而重爲學術之害。其禍烈于洪水。有能焚其書而散其徒。一空之以正人心。以厚民生。豈不足以爲聖人之徒。而承三聖之功哉。

聖人司教化。橫序育英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敍既昭陳。人文亦褒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儒魁。滔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右十七章　何北山曰。此詩嘆科舉之弊。每三年。羣天下之士爲一大擾。所得者何益。而斲喪人心。敗亂風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上之人乃重于改作。而不知變。此紫陽所以深嘆也。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盂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遽探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右十八章　何北山曰。古人教養童蒙。教之事親之節。教之敬事之方。正其心術之微。謹其言行之常。雖未便進以大學。然其細大必謹。內外交持。所以固其筋骸之束。澄其義理之源。有此質樸。及長而進之大學。自然不費力也。發軔且勿忙者。蓋小學且欲收拾身心。涵養德性。以爲大學基本。故欲其且盡其小。而無躐進其大也。及時起高翔者。蓋大學則當進德修業。窮理盡性。以收小學之成功。故又欲其進爲其大。而不苟安其小也。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右十九章　何北山曰。此章爲時之已過。而不及小學者發。卽文公所謂持敬以補小學之缺者是也。但過時而學者。辛苦難成。故有保養自此。何年秀穹林之嘆。蓋惜其用力已晚。而欲百倍其力以至之也。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淸溫。彼哉夸毘子。呫嗶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

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右二十章　何北山曰。奇功收一原。是用陰符經中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之語。陰符此二語。文公極喜之。時時擧揚。有學者問其義。文公嘗爲之解釋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原者一其元本。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功必倍之之謂。大槩謂專一則有功。上文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皆是專一故有功也。今講學求道。是欲善其身心。修其德業。此是本原也。而乃榮華其言語。巧好其文章。則是盛其枝葉。失其本根。于學焉得有功。惟發憤而痛加刊落。則是絕其二三之利。而一其本原。故奇功可收也。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四 附錄

郡後學永康胡鳳丹編輯

繫辭發揮後序

宋王柏

沖漠無朕而萬象已具。風氣漸開而人文漸明。非一聖一賢之所能盡發。故伏羲氏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河圖而後成。雖曰闔陰陽變化之妙。而其用不過教民決可否之疑而已。歷唐虞夏商有占而無文。至文王始繫之彖。周公繫之以爻。吾夫子又從而爲之傳。更三古四聖人而易之爲書始備。蓋非一時之所能備也。文王變後天之卦而先天之易幾於亡。大傳發義理之奥。而變占之用幾於隱。後世不能會通而並觀。於是尚義理者淫於文辭。尚變占者淪於術數。而易道始離矣。我朝盛時。邵子密傳羲畫而缺於辭。程子晚釋周經而缺於彖。先後不二十年而從游非一日。乃不相爲謀而各自成書。皆臨終而後出。書雖不同。然各極其精微。反若分傳而互足。異哉。易道之所以大明也。由是朱子著爲本義。謂易本於占而義爲占而發。懼後楷於見聞而未易信也。又作啓蒙四章。先開其祕而祛其惑。首之以本圖書、原畫卦。示易之所由始也。次之以明蓍策、考變占。示易之所以用也。然亦各爲一書。而學者猶未能融會而貫通之。北山何先生受業勉齋之門。開此義爲最晚。年纂輯朱子之緒論。羽翼朱子之成書。不敢自加一字。而條理粲然。羣疑盡釋。至於引本義之彖辭。參於變占之後。使千百年離而未合者。兩無遺憾。眞

有得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深旨豈不爲後人之大幸歟先生無恙時因約齋王使君請刊梓於盱江嘗命僕序其首僕固辭不敢承先生今亡矣不可使觀者不知編摩之大意於是忘其疏鹵述其略於後云　晉齋集

北山之高壽北山何先生　宋金履祥

北山之高表我東底惟山降神生我夫子維何夫子文公是祖是師黃父以振我緒翼翼夫子令德在躬道廣心平不外以衷北山之陽盤溪之將以處以安不矯不亢昔在理宗維道之崇既表程朱亦躋呂張謂爾夫子纘程朱緒鄉士率連百辟咸譽咨爾夫子設教於鄉卽命於家長此泮宮夫子曰辭辭是好爵王畿導揚燕翼是託明明天子丕承皇考曰求多聞曰資有道天子曰都咨爾夫子爲世宗儒來遊來歌東觀石渠夫子曰止臣非索隱士各有志亦旣髦只天子曰猷咨爾夫子汝予交修講殿經帷爾優爾遊夫子曰道惟帝之蹈臣何庸力亦聿旣髦天子曰吁鴻飛冥冥罔絲乘予廩於宮祠寓我渠渠夫子曰由匪詭匪隨匪愛匪求云受奚爲孑孑干旌侯伯是將鳳凰於飛亦集爰止北山之陽優優夷夷盤溪之流可以樂飢明明天子肇彼四海樂學師賢有永無怠巖巖北山其高極天障此東南利欲之瀾敢拜稽首天子萬年充保四海好德之端敢拜夫子眉壽無愆金玉爾音以永斯文　金仁山集

何北山先生行狀　宋王柏

先生諱蕃字子恭崇道公仲子也曾祖溟故贈朝散大夫妣吳氏贈宜人祖松故任朝散郎通判徽州軍

州事、贈中奉大夫、妣曹氏、贈令人。父伯慧、故任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妣蔣氏、封安人。先生稟氣清而質甚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羣兒異。年浸長、俾從鄉先生國錄誠齋陳公震習學舉子業。陳先生一見奇之、有以達尊廉潔稱贊者。先生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爲高。陳先生益奇之、程課若不得已。潛心義理之工居多。陳先生喜而語之曰、爲學修身之要、義理無窮、由是益自充拓。若泉之始達、火之始然、弱冠崇道公宦游臨川、而勉齋黃先生適爲令。二公言論風旨、制行立事、截然各有當於心。不啻如同門素友。崇道公見二子而師事焉。首教以爲學須先辨得眞實心地。刻苦工夫、隨事誘掖。始知伊洛之淵源。臨別告之以但讀熟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此先生所以終身服習、不敢頃刻忘也。一室危坐、萬卷橫陳、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研精覃思之際。每於聖賢微詞奧義、疑而未釋者、必平其心、易其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貫通。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爲高、不狥人而少變。蓋其思之也精、是以守之也固。充其知而反於身者、莫不踐其實。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叱喝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婉容柔色、以得其歡心。事兄長盡其和孺之樂。恭敬退讓、曾無間言。處族姻崇仁厚之風、交朋友盡忠告之責。御童僕婢妾、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必勞之有恩。貧困者必施、不計其有無。患難者必救、不問其遠近。捐逋已責、不以爲難。遷善改過、尤極其勇。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己有之。或朝政有闕、四方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父母愛之、兄弟懷之、族姻德之、朋友信之、閭里尊之、海內慕之。而不得識其面。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蓋其澹然無欲、不屈

於萬物之下。立乎其大。得友於千載之上。此皆尊德性、道問學之功也。以其餘事言之。先生之文。温潤融暢。先生之詩。從容閒雅。皆自胸中流出。殊無琱琢辛苦之態。雖工於詞章者。反不足以闖其藩籬。先生作字。清勁結密。世傳柳法。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小楷精肅。見者莫不心開目明。先生文房巨編山立。無一書一集。不施朱抹。端直切要。讀者莫不意融心服。此皆心德之所發見於事者。雖至微必謹如此。盤溪之上。有宅一區。翛然於水竹之間。山未爲甚深。林未爲甚密。先生遯世不見知而無悶。閭里鮮有知其學問者。自船山楊先生與立一見之後。人始聞之。好學之士。次第汲引而願執經門下。先生勞謙固拒。雖後生小子。亦不肯受其北面之禮。請問者未嘗不竭盡無餘。而與之言。嘗謂爲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游歌。見其爲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年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馳堅車。獵險崖。其剛便有凜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鞠躬盡力。以必至爲期。若出門便已不敢展腳。況南北東西。豈有可至之理哉。又曰。規模不大。則心志不堅。新工不加。則舊學日退。而知識隨血氣爲之盛衰矣。然義理儘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辯。大家討一箇分曉的當。受用處。又各要辦得箇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之詳。無我則庶無偏私之蔽。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箇至當之歸。論讀詩別是一法。與讀諸經不同。先須十分埽蕩胸次令潔淨。卻要吟哦上下。從容諷詠。使胸中有所感發興起。方爲有功。謂箕子所以告武王者。綱領宏碩。條目明備。議論又自精深嚴密。本末畢舉。因參以大學中庸。其大本大經。蓋有

不約而符契者。曰敬五事。則明明德之謂。曰厚八政。則新民之謂。曰建皇極。則止於至善之謂。至於皇極。則有休證而無咎證。有仁壽而無鄙夭。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謂。蓋皇極之極功也。謂讀易者。要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視。以潔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庶有以得其根源。識其綱領。乃可漸觀爻象。究其義理。又謂太極說本自明白。以其無形而實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卻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又謂定性書句句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曰。學者讀書先須以四書爲主。而用語錄以輔翼之。大抵集註之說。精切簡嚴。語錄之說。卻有痛快處。但衆手所錄。自是有失眞者。但當以集註之精嚴。折衷語錄之疎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此先生編書之規模也。他書亦本此意。其後又曰。近温習四書。覺得義理自足。意味無窮。須截斷四邊。只將本書深探玩繹。方識其趣。若將諸家所錄來添看。意思反覺散緩。此先生晚年精詣造約。終不失勉齋臨分之意。柏既未得其遠者大者。而所聞僅僅如此。與其他學者言。裒類未就。不可得而僅述也。先生隱居求志。不願人之知。眞無媿古人爲己之學。然山輝川媚。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歲在甲辰。勉齋門人庸齋趙公汝騰來鎭東陽。首加延聘。且以名聞於朝。故先生有詩曰。閉關方喜得幽棲。何待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先生不肯出之意。實權於此。自是羔雁踵門。鴈書翩翩而上。久之始賜初品官、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山長。先生力辭。以爲曩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每至而每辭。所以不敢當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恝然於先。而幡然於後。卻其虛名。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廉恥一事。於吾道中固非深奧。然爲士者最不可不謹。豈於此

尙不能守。而能明教以淑人心乎。下不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聽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辭避未竟。而理宗上賓。嗣聖踐祚。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又頒詔劄。帝意若曰。先皇帝貽厥孫謀。莫詳資善之一記。予小子茲迪彝教。猶親博雅之羣儒。既登進於舊游。且旁延於時望。開予以厭飫優柔。迪我以高明光大。玉音丁寧。邦侯勉諭。上之所以期待於先生者至矣。先生控辭益力。上不得已。特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先生亦不敢祗受。遂有皓首何妨一布衣之句。或者疑先生之學。有體而無用者。吁。是何言也。語孟六經。未嘗有體用字。後世儒先始取之以明理。朱子送胡籍溪、劉恭父之詩。胡五峯以爲有體而無用。分對二字言。朱子曰。天下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先生之體立矣。而其用固有以行矣。年運而往。精神踰邁。因以不用用之。非無用也。況自僞禁胎禍。天降割於斯文。考亭輟響。伊洛之學。銷毀僅存。孤立無助。勉齋黃先生。續遺音於絃斷絲絕之餘。鼓而和者不過十餘人。如大病方甦。元氣未復。先皇帝崇尙正學。表章四書。躋五子於孔廟。明示天下。以進取之學。非所以自盡猗歟盛哉。此千載一時之遇。其奈老師宿德。相繼零落。後生晚輩。散漫無依。不見典刑。無所則效。而科舉利祿之誘。反甚於前。其能卓然自立者難矣。先生鍾江山清明淳淑之氣。滌之以祖父詩書之澤。培之以師友道義之傳。磨以歲月。鍊其窮理盡性之工。晦以山林。稔其樂天知命之趣。其所成就者。豈一朝一夕之力。先皇帝聞先生之名久。不敢輕於用者。所以爲燕翼之深謀。今上嗣服之初。卽廣厦細氈之上。舉累朝不數見之典。求賢之心。如日方升。使先生可以造朝。則陳善閉邪。正心立極。豈不足以培養聖學。薰陶德性。以盡其

職分之所當爲。衰病相乘。有孤訪落之意。豈非天乎。夫自嘉定以來。黨禁既寬。名公巨卿。分布內外。不爲少矣。然終不足以追乾道淳熙之盛者。何哉。往往根本不壯。分量易滿。爵祿之味深。而性命之識淺。失其本心。瀾倒而風靡者。亦不爲少。其間小智纖能。剽略見聞。以資口給。亦足以欺世盜名。豈不大有負先帝崇儒重道之心。使後世亦有介然獨立。始終不變如先生者。豈特吾道之幸。允爲國家之光。是亦天也。不然。則何以宅天衷。奠民極。障人欲。祛世迷乎。柏昔獲拜崇道公。公見客。先生拱立以待。客不寧者久之。柏請教於先生。爲言崇道公。公笑曰。泰山微塵耳。柏惘然。自公卽世。乃獲與編次公之行事。州里世系。已見於前。此不復著。其配周氏。弋陽人。故少傅禮部尙書諱執羔之孫。常州判官諱珥之女。先生之姑之所生。甚愛之。嚴於得配。惟先生當其心。有閒靜之德。甘澹泊之味。以勤儉相夫君。得一意於問學。無閫內之累。歸十年而病。又七年而卒。實紹定壬辰九月二日也。先葬於金華縣循理鄉油塘之原。先生以稟質素弱。竟不繼室。絕欲自愛。故得年八十有一。生於淳熙之戊申十月己卯。終於咸淳戊辰十二月乙未。卜以明年十有二月朔。合葬夫人之兆。子男二人。長欽。後先生半年而卒。次鉉。女三人。二夭。其季適同郡張復之。見任平江府崑山縣令。孫男三人。宗玉、宗瑜、宗瑀。孫女三人。長許嫁王莊敏之孫螢。次許嫁東陽縣世戚曹濟。次尙幼。先生平時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遺書。兀兀窮年。而不知老之已至。僅有編類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啓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有力者皆已板行。猶有近思錄發揮未校正。語孟發揮未脫藁。文集一十卷。哀集未備也。鉉以柏受知於先生最久。受教於先生最

深。俾柏具先生之行實。以有請於當世。柏雖不敏。不敢辭也。柏竊謂國朝典禮。生有顯秩。死有恤章。其間學問德行。爲世師表。爵位雖未稱。未嘗無節惠之賜。今先生受學勉齋。的傳濂洛。晚被兩朝之異遇。抱道隱居。確守不移。不辱師門。不愧古義。異時錫謚於公朝。立傳於信史。譜入於儒林。譜入於隱民。或譜入於考亭弟子之後。惟太史氏采擇焉。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宋王　柏

鄒魯云遠。天啓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宗旨是將。羅李授受。集於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縷析毫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鼇峯翼翼。孰探其源。遂通其釋。墜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莘莘學子。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錦尚絅。世莫我知。發揮師言。以會於歸。有毓斯和。誠意惻怛。有實斯踐。光輝四達。先皇永命。嗣聖訪落。進之太史。以輔帝學。詔書屢下。公志莫移。各盡其義。匪激匪隨。高風凜然。厲世範俗。鼎台吾道。云何不淑。嗚呼先生。壽考奚憾。嗟我後人。茫無畔岸。立志不勇。摳趨日稀。儀型遽隔。悔不可追。春回萬象。月冷風清。忍奠斯酒。忍讀斯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宋王　柏

我昔問學。莫知其宗。有過孰告。有偏孰攻。淵源師友。孤陋莫通。有慨其慕。天侈其逢。得公盛名。於船山翁。獲瞻典則。乙未之冬。立志居敬。首開其蒙。自是尺牘。載磨載謨。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遠探濂洛。近述鼇峯。理氣之會。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和必有中。無疑弗辯。無微弗窮。毫分縷析。萬理脊融。

匪矯而異匪阿而同曰味厥旨體於爾躬必平而實必拓而充踰墮弗勇霜鬢已蓬卒未聞道以此負公幸公耆壽身康氣沖不聞公病遽以考終有邦殄瘁吾黨閔凶茫茫墜緒卒業無從歲月流邁行卽幽宮公之仲子莫泄哀恫抱公言行囑筆衰慵強顏敍次慨想音容如持寸莛來撞巨鐘惟德之盛惟禮之恭蕪詞弗稱有愧蟠胸奉以薦陳鑒此微衷

跋北山遺跡

宋王　柏

金華王某受教於北山何先生爲甚深而所得遺帖爲獨盛未能一裱褫今取指南之序於此卷之首以其得之爲最先就正私淑之二跋則警誨之綱目具在而古易跋於是終焉自是不復有所作矣三跋皆稿也北山義理滂沛詞義溫潤獎厲勸勉之意隱然見謙德之中如春風無迹而生意溶然今一字一畫不可復得矣爲之感慨酸楚而書於後魯齋集

祭北山先生文

宋金履祥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門人金履祥偕張必大、金麟、童偕、余澤、童俱等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師北山先生、故國史殿講觀使何公之靈嗚呼先生問學得聖賢之正傳存歿關世道之隆汚是惟知德者足以知此而衆人將謂吾言之爲迂夫自堯舜以至孔曾思孟又千五六百而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不知所傳者何事歟蓋一理散於事物之間俱眞實而非虛事事物物莫不各有恰好之處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先生蓋灼見於此故廣採精擇

以求。而篤信恪守以居。著於語默出處之義。而粹於踐履之實。存養之腴。又間嘗指此以示門人也。此其傳授之符乎。然自朱子之夢奠以及勉齋之既殂。口傳耳受者。或浸差其精蘊。而好名假實者。又務外以多誣。惟先生纂師言以發揮剔衆說之繁蕪。以爲朱子之言備矣。學之者惟眞實之心地。與刻苦之工夫。能此者雖不及吾門可也。又何有開門而授徒。衆方決性命以干進。世滔滔皆利欲之途。然而廣厦細氈之召。先生猶不受也。而況爵祿之區區。蓋聞其教者。有以知爲學之非外。而聞其風者。足以廉天下之貪愚。此先生之有關於世道也。何一朝而已夫。昔先生之論世。每懇切以嗟吁。雖病老於山林。與斯世其若疎隱。然王府之有鈞石。而巋然隆冬之有後枯。今也先生之終。甚矣吾道之衰矣。竟世道以何如。雖朋從之有傳。奈晨星其益孤。嗚呼哀哉。履祥等獲供洒埽之役。迭陪文席之隅。意謙謙其和可即。語惘惘其盡無餘。顧資識之弗強。又探討之不劬。蓋悠悠然恃有先生在也。今一朝而失之。始咨嗟慟哭。悔昔日求教之疎。抑恰好之妙旨。與眞實刻苦之訓謨。言猶在耳。其敢忘諸。惟玩索而不舍。益服行以弗渝。尚有以繼先生之志。而讀盡聖賢之書。紛紜帶以皇皇。瀝雞絮以渠渠。惟昭明之未遐。猶愀然其監予。嗚呼哀哉。尚饗。金仁山集

再奠北山先生文　宋金履祥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十有一月朔。越二十有六日。門人金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祖道之奠。昭告於先師北山先生何子曰。嗚呼先生。道德之隆。孰能形容。已有魯翁。昔我侑奠。能言一二。今此祖行。秖言微意。念

昔多岐中師魯翁指我宗師甲寅季秋時始受學截斷爲人一語夢覺謂古聖賢一敬畏心曾子終身臨淵履冰然所敬畏匪拘匪懾常以爲重則罔或越謂凡事物用各不同曷云萬殊一理所通蓋凡事物有恰好處萬殊一本維此之故謂昔程子上蔡初來曰此可望展拓得開予亦謂子於此可進難乎有常戒爾所病出入師門餘十五年受教既多媿負師言閒關悠悠緒業未卒今喪夫子嗟悔何及比歲卜居求義所安先生曰然大書仁山先生既沒我始成室揭揭庭顏依依典則北山之南先生所盤南山之北先生所寧伏哭柩前訣此一奠哀我斯文曷以報稱尋恰好處存敬畏心終期展拓不辱師門嗚呼哀哉尚饗。金仁山集

挽詩　宋金履祥

道自朱黃逝人多名利趨獨傳眞統緒惟下實工夫粹德兩朝慕清風四海孤斯文端未喪千古起廉隅。

又

昔年夫子在卽慮曉星稀氣運嗟辰歲天文動少微素幃兄並殯丹旐子同歸總是堪傷處瑤琴聲更希。

又

每侍圖書右令人俗慮空隱憂惟世變臥病亦沖融聖處一言敬天然萬理中音容今永已哀痛隔幽宮。

二月丁亥與諸友奠何先生畢退遊北山智者寺書二十八言。　宋金履祥

來往師門十五年此山曾近未躋攀於今始至滋懷慨不見先生卻見山。金仁山集

宋謚先生文定誥

勅故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特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何基、舊語博文之言、講貫深者、乃能臻其奥、大學能定之旨、造詣淺者、不足窺其藩、睠言山澤之癯、獨得淵源之正、載錫之謚、以光斯文、爾賦質淳明、用心專一、父祖詩書之澤、漸染已深、師友道義之傳、磨礲益粹、眞知實踐、篤志近思、雖巖棲谷隱、不願求知、然山輝川媚、有不容掩、我理祖錫以初品之服、先皇帝授以史館之除、方將如元祐擢頤於經筵、若紹熙寘熹於講席、顧乃恪守其志、遽奪於天、嗟前哲之云亡、痛斯文之不淑、欲以詔今而傳後、於焉節惠以易名、爾識見孔多、可無愧道德博文之義、爾操履無玷、所宜膺踐行不爽之稱、合二字以旌褒、表一人以崇尚、噫、生無爵者死無謚、此僅可施於常人、名弗著而美弗彰、是用特加於君子、諒惟英爽、歆此寵光、可特贈謚文定、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何基列傳　元脫脫等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熯、爲臨川縣丞、而黃榦適知其縣事、伯熯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奥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滌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謂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

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槐、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教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殿本宋史

何文定公實錄

元吳師道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魯齋先生王柏、字會之、同金華人、魯齋、師北山者也、二先生之學、上接紫陽之傳、以明道爲己任、當宋之季、北山屢召不赴、魯齋亦不肯任之、片言垂訓、明正精密、而標點諸書、尤極開示之切、北山所著少、而有諸事發揮傳布已久、魯齋所著甚多、比年於燼火傳鈔者僅存、遵江張須、魯齋門人、以其道顯於北方、吾里金履祥、俱登何王之門、又會粹推明其旨、今亦行於時、學者知尊二先生、而淵源行實之詳、或未之悉、則亦未能深知也、二先生之文、皆關義理、非敢有所去取、今據金公所編濂洛風

雅中諸詩。其文亦各採數篇。不能悉錄。而行狀壙誌誥詞祭文之屬附於後。使世之士得以有考。而此不復詳敍云。敬鄉錄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元　吳師道

欽惟聖朝。興崇正學。表章先儒。蓋以學術明則人心正。儒道顯則風俗美。是以上稽孔孟之傳。下主程朱之派。設科則用其書。秩祀則尊其爵。至於門人高弟。同源分流。或抱道懷德以終身。或著書立言而垂世。故於學舍之外。復有書院之置。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夫惟設教廣而出賢多。是以致治隆而興善速。此我朝之盛典。視前代爲遠過也。伏見故金華何基。字子恭。生宋淳熙中。躬稟異材。夙有大志。侍父宦游臨川。勉齋黃公爲令。從而受學。遂厭科舉之習。博極聖賢之書。確守師說。不爲空言。玩索沈潛。涵養淳粹。蘊經綸之弘略。厲廉退之高節。隱居金華山北。學者尊爲北山先生。婺守趙汝騰延聘不就。以名薦聞。景定中。與建人徐幾俱被擢命。授以婺學教授。兼麗澤山長。控辭不應。咸淳除史館校勘。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之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亦不肯受。誓老布衣。作詩見志。既沒。賜謚文定。平時不輕著撰。惟研究朱子之書。四書章句集註。悉加點抹。有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啓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行世已久。誦習者多。近思錄發揮十四卷。論孟發揮未脫藁。文集十卷。藏於家。採輯精嚴。開示明切。實朱學之津梁。聖途之標的也。同時魯齋王先生柏。實出其門。傳之撝江張須。載道北方。仁山金履祥。授業東州。並著範模。見推當世。淵源所自。粹美無疵。州里知所尊向。後進賴以私淑。其

贊治善俗之功。不爲少矣。竊惟先生學紹紫陽之傳。道著金華之望。潔身叔季。有見於幾先。闡教文明。大行於身後。若稽古義。宜有專祠。今盤溪之上。故居宛存。過者改容。想其風烈。咸謂昔雙峯饒魯。亦勉齋門人。前代奉祀。有石洞書院。何子之學。不下饒公。北山之名。豈愧石洞。謂宜卽其所居。建立書院。彰示褒寵。以補遺闕。切見近年創設書院。如信之藍山。饒之初庵。平江之甫里。不過文藝著作之士。因有申明。尙蒙信允。較斯人品。表異尤宜。況其家非殷富。事絕攀援。於義毋慚。有言非忝。如蒙轉以上聞。俯從所請。豈惟慰悅是邦人士之願。亦足興起海內學者之心。世教所關。誠非小補。

何文定公祠堂記

明劉蒧

正德乙亥。知府劉蒧記略曰。白雲先生以至元四年戊寅。葬婺女鄉安期里許官山。其子曰元曰亨。皆以罪歿。迷其墓。成化初。推官林沂廉得。立石表其阡。仁山先生以元大德十年丙午。葬蘭谿縣純孝鄉仁山之隴。不封不樹。漫無標題。魯齋先生以咸淳十年甲戌。葬婺女鄉望柴嶺金村之原。墓則六十畝。子姓世守之。北山先生以咸淳五年己巳。葬南山油塘之南。荊莽無端。狐兎有窟。商山之芝。不知四皓之高。首陽之薇。不知夷齊之清。均爲牛羊之牧芻蕘之場也。鄰有豪右。逐其佃甲。並其圭田九石六斗。山地若干。據而業之。三紀於茲。子孫家盤溪者百數。莫之能直。蓋府治東亦有油塘豪右。欲滅其墓。仍匿其碑。指先生墓在彼油塘。知府者不察。從而是之。正德甲戌春正月。知府事劉蒧、同知張齊、通判趙天定、推官姜山甫、率諸生葉援、陳奇、項復通、馮紀等展修祀事。墓已圮且陷。惟砆獨存。而商生大輅。復廉得完碑於油塘匿

孔尚無恙也繩其豪於法還其碑於砆正田於籍歸其佃甲於鄰壤伐巨石以封墓而繚之以垣牆堅享堂四楹旁建連廡以處佃丁規制精備庶幾有司崇儒重道礪世磨俗之萬一而先生之存亡固不係乎是也因定墓夫一名每年追其值於饗序輪遣教職以清明日依俗祭其墓王金許亦如之道光金華縣志祠祀類

何文定公傳　明鄭柏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熹爲臨川縣丞而黃幹適知其縣伯熹命二子執弟子禮幹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有獲基兢惕受命得聞淵源之懿學成授徒來學者衆嘗謂學者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沈潛玩索吟哦諷詠使人感發方謂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易其言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變與占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基淳固篤實雖嘗奉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有文集三十卷郡守趙汝騰延聘辭不就復薦於朝又率名從官列薦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爲婺州學教授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亦不受卒於家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中庸大傳易啓蒙通書近思錄皆有發揮

贊曰基之學得乎紫陽淵源之懿雖師傳有自亦天分之高也而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謂讀詩必至感發讀易必得其根源斯又知其進學之功矣學者觀之可不勉夫金華賢達傳

何文定公傳　明吳之器

宋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兒時嘗從國子錄事陳震學座有言某公潔廉者基曰此士大夫分內事安足奇震大異之後父伯斐爲臨川丞會黃幹爲令傳紫陽學時在黨禁後知之者希伯斐令二子師事焉基特敏粹幹尤深嘉之因告以濂洛之指及師友所從授受之要以諸傳註授之基遂歸隱於盤溪晦迹敦行閭里罕有知者時名人楊與立客於婺每與客言以爲稱首於是翕然聞於東南生平志節堅苦部使者高其人每以禮饋輒不受郡守趙汝騰首以講席延聘蔡抗揚棟相繼聘請且薦之於朝皆不就恒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而爭以謀利蕭然屢空晏如也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基辭於三省曰公朝錫命下逮邱園賁然遐蹤實推曠典聖朝風勵學者甚盛德也臣基何人可辱清舉惟念臣少服膺先臣熹汲汲自守年齒浸暮淵源日遠羸疾殫困與世日疎非敢竊隱逸之名以爲高也基聞君子之學必可及人乃任疚責嚮郡臣每有私辟循分自固今以朝恩遂至叨冒卻虛受實先後爽謬已則忘恥安能淑人伏望公朝特賜斂奏咸淳初復下詔曰先皇帝貽厥孫謀莫詳資善之記予小子茲迪彝教俾親博雅之儒既登進於舊遊且旁延於時望婺州何基可特授史館較勘兼崇政殿說書基又辭曰臣基山林賤士學術暗淺誠不自意名徹朝聽先帝謬恩采擇嘗恨無以報効今茲訪落之初延登俊乂經帷勸講史館紬書布衣殊遇學者至榮苟有寸長豈甘自棄顧惟老癃實難稱寒顫踣旃度汗辱清朝伏冀公朝亮其始終不聽降御筆令郡縣敦諭基又力辭不就迺改承務郎予祠亦不受也卒後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勅曰爾巖棲谷處澤媚川輝睠言講索之徽獨得淵源之

正理祖初品之錫先皇史館之除恪守其志遽奪於天前哲云亡斯文不淑詔令傳後節惠易名爾識聞孔多無愧道德博聞之義操履無玷宜膺踐行不爽之稱可特諡文定學者稱之曰北山先生基作字清勁世傳柳法一室中巨編山立皆加標註小楷精肅見者心開趙星渚嘗問王魯齋曰北山何以教學者魯齋曰北山未嘗開門受徒未嘗樹一言爲宗旨以誣後進也婺書

何文定公傳

國朝王崇炳

宋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曰伯慧主管台州崇道觀基氣質清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羣兒異從鄉先生陳震習舉子業時達尊有以廉潔稱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高震大奇之弱冠崇道公爲臨川丞時勉齋黃幹適爲令言論甚契因使基師之幹首教以爲學須先辨得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臨別復告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基於此始有以窺伊洛之淵源既歸危坐一室萬卷橫陳端莊靜一以存此心研精覃思以窮此理遇微言奧義疑而未釋必平心下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通貫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以苟合其思之也精故踐之也實而守之也固基爲人深潛純粹無疾言遽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孝事父母友兄弟一家怡怡有和孺之樂姻族敦仁厚之風朋友盡忠告之益御僕婢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溫言慰勞歲或不登捐逋己債周貧困恤患難遷善改過惟日不足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己有之或朝政有缺四方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海內慕之而不能識其面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立乎今尙友千載之上淡

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如此。基世居盤溪。有宅一區。翛然水竹間。鮮有知其學者。自船山楊與立一見許與。於是好學之士日進。凡有質問。莫不竭誠諄誨。而不受北面之禮。基之爲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教人則以立志爲主。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爲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亦不過充踐以盡其量。所謂願子馳堅車。歷險摧其剛。便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爲期。又曰。理者。乃事物恰好處。天地間惟有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皆是此意。聖賢相去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皆是做到此耳。然義理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個分曉。的當受用處。又要各辨得個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無我則庶無偏私。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個至當之歸。基隱居求志。而聞望翕然。郡守趙汝騰首以禮聘。其後蔡抗楊棟相繼聘請。交薦於朝。皆不就。基嘗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借以謀利。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仍辭不受。咸淳初。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詔旨丁寧懃懇。基辭益力。太守趙希悅貽書勸駕。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基答以留取閒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卒不起。乃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基生於淳熙戊申。終於咸淳戊辰。享年八十有一。妻周氏早卒。終不繼娶。基生平不喜著述。僅有大學中庸發揮若干卷。大傳啓蒙太極通書西銘發揮若干卷。傳

道弟子王柏、張潤之以國子祭酒楊文仲請謚文定。

國朝雍正三年，暨王金許四先生，俱奉旨從祀聖廟。

論曰北山先生蓋三承詔旨徵聘云其初聘也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先生以老辭其再聘也授史館校勘崇政殿說書先生復以老病辭蓋其時先生已將八十矣至於三聘則授以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蓋當事以先生年高望重不敢以職事相煩而榮以虛銜以申其尊德重道之意則固可以拜受詔旨於床下而不必有千里赴職之勞也而卒辭不受何也先生之言曰廉恥一事在吾道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尚不知謹而能明師道以淑人心乎世衰道微廉恥交喪士大夫以講道論學爲梯榮干進之媒理學之壇有市心焉得非釋氏所云販佛者乎世之學北山者必先學北山之立志學北山之立志當自廉恥始矣北山論理曰理者是事物恰好處此言有用無體與明道異明道先生云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亦與朱子異朱子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豈止是事物恰好處乎問如何是截斷爲人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截斷爲人問如何是萬殊一本曰一眞則一切皆眞一中則一切皆中一敬則一切皆敬一卽一切一切卽一豈不是理一分殊且說個樣子鏡體一明因物現形琴體一靜隨彈發音。金華徵獻略

國朝張　藎

何文定公傳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承議郎伯慧子也賦性端凝夙有遠志少從鄉先達陳震習舉子業課程若不得已。

而潛心義理之功居多。既冠。侍其父伯慧爲臨川丞。適勉齋黃幹爲令。遂師事焉。幹教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別。告以熟讀四書。使胷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頃刻不忘。一室危坐。萬卷橫陳。每於聖賢微辭奧義。有疑而未釋者。必平心易氣。勿忘勿助。待其自然貫通。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而少變。充其所知。而反之於身。無不允踐其實。船山楊與立一見推服。由是學者爭趨焉。凡請問者。無不竭盡而與之言。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力行。死而後已。論讀書。讀易。及洪範。太極定性書。四書語錄。皆有發明。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平生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叱喝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事兄長盡其和孺之樂。處族姻崇仁厚之風。交朋友盡忠告之責。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己有之。或朝有闕政。四方有警。輒惻不樂。至忘寢食。其爲文溫潤融暢。其詩從容閒暇。作字勁密。世傳柳法。隱居求志。不願人知。眞無愧古人爲己之學。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書院。皆辭不就。景定五年。與建人徐幾同被特薦。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山長。力辭。度宗立。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又頒詔劄。敦勉備至。辭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使食其祿。以遂高志。然亦終不受也。咸淳四年冬十二月卒。年八十一。平生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遺書。所編有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易繫辭發揮二卷。啓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

揮三卷有近思錄發揮未校正語孟發揮未脫藁併文集三十卷居北山盤溪之上學者稱爲北山先生

國子祭酒楊文仲陳請賜謚文定康熙朝金華府志

何北山先生正學編序

國朝程開業

朱子嫡傳其在北者則有許魯齋先生其在南者則有吾婺何王金許四先生而四先生中又自何北山先生受業黃勉齋之門得親傳朱子之學始則北山先生者實朱子之冢孫而吾婺之首庸也業少時有志吾鄉先賢之學嘗從婦翁宸若陳公校刻呂成公遺集傳之世矣並思蒐輯四先生之書詳加校訂冀稍得窺其藩籬以爲進修之藉嘗歎北山先生之書獨多散失吾郡所存者唯趙叔鳴先生所輯正學編中此册而已既而取其所存者反覆潛玩覺其言雖無多而理實隱括不獨先生之全體畢現而垂教學者之階級已莫不犁然具舉先生嘗謂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爲期此先生之立志以定其本也先生又謂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其端甚微只在一念放收之間又曰自古聖賢唯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謹謹畏畏度一生此先生之居敬以持其志也又曰規模不大則心志不堅新工不加則舊學日退然義理無窮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一箇分曉的當處故先生於聖經賢傳及諸子百史制度象數莫不究其源委此先生之力學以致其知也至先生之爲人深潛純粹無疾言遽色處倫常以孝友接姻族以仁讓御僕婢以寬和而於辭受出處之際尤以謹廉恥爲先此先生之躬行以踐

其實也。卽此以求之。而先生之全體。不已畢現乎。學者循是以求之。由先生以溯考亭。其階級不犂然具舉乎。昔劉元城得司馬溫公不妄語之一言。拳拳勿失。終身行之。徐仲車得胡安定頭容直之一言。自此不敢有邪心。而朱子亦云。某少時得謝顯道論語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其要領。再用青黃筆抹出自見。所得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可見古人爲學。當其得力。原不在多。今此集所載。凡學者進德修業之要。莫不畢具。而猶見少乎哉。雖然。此吉光片羽。幾同碩果之不食。假復散佚。則學者並此亦無所考矣。今孔時金君較刻仁山先生遺集之後。復取而新諸棗梨。傳先賢將散之遺文。啓後學欲墜之眞脈。厥功不既偉歟。且焉知吾鄉有存先生之遺書者。聞金君之風。不盡出而付梓。而先生之學。不由此而大彰歟。業於先生無能爲役。而深喜金君能表章先賢。嘉惠後學。因不辭荒陋而序其梗概如此。乾隆乙丑孟冬謹識。

國朝 鄭 遠

遺事

先生父崇道公。爲臨川丞時。黃勉齋先生爲宰。二公言論風旨。制行立事。大率相同。莫逆於心。勉齋爲紫陽高弟。崇道公素尊慕紫陽之學。以二子師事焉。勉齋以先生資稟之粹。悉授以師友傳授之的。濂洛淵源之奧。講論或至夜分。

崇道夫人蔣氏。與勉齋夫人朱氏。相得如姊妹。每得聞紫陽家庭之訓。以示先生。

勉齋旣沒。先生慨念道脈之將墜。追思疇昔臨分之微言。兢兢如或失之。終日危坐。取聖經賢傳。考亭諸

書。沈潛玩索。句析條抹。端直簡要。而又盡諸家之記錄。參列標註。字畫如刻。夏半不箠。夜分不寐。兀兀窮年。雖素多病。而手不釋卷。以至諸子百史。制度數學。悉究其旨。而要歸諸平實正大之趣。

王魯齋輩。從先生於盤溪。崇道公見客。先生拱立以侍。客不寧者久之。魯齋以請教於先生爲言。崇道公始笑曰。泰山微塵耳。聞者竦然。始知崇道公家庭之訓。幷先生謙虛之德。

先生之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於言語文字之間。不立異以爲奇。間有微詞奧義。則必研精覃思。耐煩無我。以待其融會自得。

時有以朱子感興詩首章爲解無極太極者。先生以爲太極猶至理云爾。不量淺深。而挾此籠罩。其謂之何。按先生有朱子感興詩解。於首章內已發此意。其第二章止述黃勉齋解語。他章盡爲先生自解。理明旨遠。足見淵源之學。故六先生多取於此。然行狀家傳。不載有此解者。意以解詩爲小而略之也。

先生每舉勉齋師訓。存天理。去人欲。棄貧棄死之語。至於開悟誘掖。詳緩明白。而聖人旨意義理。趣味藹然。詞氣之間。雖氣體素弱。或力疾厲言。竭盡底蘊。至於節義所關。義利生死取舍之際。言言凜凜。聽之聳然。

先生見士友遠來者。首以朝廷邊報。人才用舍。四方休戚爲問。有快於心。喜不能已。其或不然。則憂形於色。

太守傒軒趙公希悅。貽書勸駕。以赴麗澤院長。且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詩。以勉先生。而先生就答以留取閑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之句。

趙公汝騰。又以先生學問操履薦諸朝。先生有詩謝之。趙公固知其不可強。其後入覲。又復薦於朝。且率名侍從數人。再以姓名上。時相與先生同州里。諸公因問相君當識之。時相無以答。因曰。雅聞其爲學。然學問自何君事。何預朝廷。且某當國。不欲爲朝廷費名器。王留耕在坐。曰。宰相所執何事。諸公傳以爲笑。先生既辭史館之命。得改官與祠。或謂先生可一拜命。先生謂前日得寢促召。此心如洗。今而被受。又何爲者。年事今幾。深衣蓋棺足矣。

船山楊先生子權。受業朱子之門。嘗知處之遂昌。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北山何先生。魯齋王先生。皆嘗訪道於先生。先生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游始盛。魯齋亦有就正於攜堂船山。識伊洛淵源之語。按魯齋亦自言。因聞於船山。而始登北山之門。

思誠子張潤之伯誠。游北山何先生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踵成之。然每條質於伯誠而後定。仁山嘗曰。思誠子於朱門爲嫡孫。

國朝 黃金聲

何文定公傳

何基字子恭。祖松。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朝散郎、徽州通判。宦學清苦。善類歸之。父伯慧。臨川丞。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是時黃幹知臨川。伯慧見二子。使師事焉。幹教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所讀書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子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

家學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堪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詣造約。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絕識。宏論英辨。質難問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集中與柏問辨者居十之六。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朱子。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郡守趙汝騰聘講辭。又率各從官列薦。守蔡抗楊棟相繼薦。皆不就。景定五年。詔舉賢。與建人徐幾同被薦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初。基從鄉先生陳震學舉子業。課程若不得已。潛心義理之功居多。有以廉潔稱之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爲高。及卒。門人張潤之定殯葬以士禮。不用品官儀。識者韙之。宋濂稱之曰。沈潛沖淡。得學之醇。而議者又以基清介純實。似尹和靖云。家居北山盤溪上。學者稱爲北山先生。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國朝雍正二年九月。奉旨從祀孔廟。兄南紹熙三年鄉貢。號南坡居士。基子欽。字無適。天才不羣。善草書。有晉宋人法。（宋史本傳。參婺賢言行略。道光朝金華縣志。）

國朝盧　標

何文定事蹟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少從鄉先生陳震習舉子業。時達尊有以廉潔稱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

足高震大奇之既冠侍其父伯慧崇道公爲臨川丞時勉齋黃幹適爲令言論甚契因使基師之勉齋教以爲學須先辨得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基悚惕受命始聞伊洛淵源之懿景定五年詔授婺州教授咸淳初復命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皆不受後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婺志粹

何文定弟子　國朝盧　標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少負志節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思以奇策取關中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源緒一日與友汪元思讀四書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每從楊船山劉摠堂問業船山曰北山何子恭實從黃勉齋得考亭的傳卽往受業北山見柏喜曰會之眞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爲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柏自此益奮有疑必從北山就正每見北山歸充然自得北山恒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工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婺志粹

張潤之字伯誠號思誠子金華黃盆人遊北山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之葬也潤之爲定士禮以成其志北山輯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金履祥繼成其書每條皆質於潤之然後定履祥嘗稱之曰思誠子於朱門爲嫡孫行同上

倪公晦字孟暘金華人魯齋嘗稱其服善喜聞過專志於下學之實仕至轉運司幹辦公事清介廉直有聲於時同上

倪公度字孟容淳祐中進士同上

倪公武字孟德著有風雅質疑六書本義與兄公度弟公晦俱以學行稱同上

金仁山因魯齋登北山先生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好學便自今截斷爲人問如何是截斷爲人先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截斷爲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豈不是截斷爲人同上

何文定著述

易學啓蒙發揮二卷輕義考　婺志粹　金華縣志

大學發揮四卷金華府志作十四卷誤　婺粹志

中庸發揮八卷婺粹志

易繫辭發揮二卷府志

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府志

近思錄發揮未校正府志

語孟發揮未脫稿府志

大傳發揮二卷婺志粹

文集三十卷宋史　府志　婺志粹·祇載北山集十卷·均未見·

何文定里居祠墓

何基宅　縣北十五里盤溪士名後溪何道光朝金華縣志

何文定公祠　在盤溪墓所。同上

文定何基墓。縣西南三十里。殿講山循理鄉之油塘原。墓碣記。田爲土民毀奪。正德十年。知府劉滄爲清理創復。碑以記其事。

國朝嘉慶元年。知縣劉雲建享堂一所。同上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何北山先生遺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何基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